



蜓立荷头初试吻 熊军武 摄

天伦

有一种爱叫陪伴

□ 郭晓红

第一缕曙光亲吻在你的额头上,你便将嘴角的弧线轻轻上扬。我站在床边微笑着看着,刚刚睡醒的你揉搓着蒙眬的睡眼。

看到我在身旁,你顿时露出洁白的牙齿也向我微笑,伸直腰背扭动身体,即刻伸出双手想要我拥抱。你柔软的肢体紧贴着我的时候,我能清晰感知到你的心跳。那时,我总会恍惚以为我们是一体的。

我要怎样才能更好地爱你,这是我一直在探索的问题。我想要把我一切的爱意都给你,趁你暂时还不会腻。

温柔地架起你的胳膊,让你坐在我的大腿上。不曾记得每天的十多个小时究竟说过些什么重要的话,又似乎从未觉得重复的言语不重要,从未觉得有一点点的厌烦。

有时候,真的没办法哄好你。我只能由着你哭,看着你眼泪流个不停,我也只能是各种好话重复说,让你趴在我的肩膀上哭,任泪水滴落在衣衫上。即使这样,你依旧情绪失控,激动不已,而我依然是温柔地陪伴在你身旁,轻言细语地说给你听。我对你耐心百倍,柔情万千,耐心用之不完,柔情取之不尽。即使这样,我怕给你的爱还是不够多。

之前听到过一些人抱怨孩子,太小难带,大了又有自己的想法,给孩子安上“不听话”的标签。什么“父母不管做什么都是为孩子好”之类的话,听多了可能会成为一种心理暗示,从而误导自身吧。我从来不赞成这样的说法,爱孩子就应该尊重他,让他去创造自己的价值,而不是父母为他做选择,因为爱的本

质是成全他。孩子多可爱啊,不是因为爱孩子才生养的吗?为何孩子会变成了一些人嘴里的负担?

生完孩子以后,基本上每天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用在照顾孩子上。清晨的时候,趁孩子还没睡醒,先煮好早餐,稀饭、面条等换着吃。孩子是多么可爱,总是坐在餐桌旁,咬着硅胶的玩具,看着我忙碌的身影,看着我忙碌的身影,回头会心一笑,是我们的默契。天真无邪的笑脸,让我这颗不太沉稳的心变得宁静、祥和了许多。

我喜欢在你午睡醒来的时候,给你读皮特猫的绘本。你最喜欢的是那本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,我一边读,一边给你比划:“我的爱有那么那么多”。你也要我猜猜你有多爱我。看着你把双臂完全打开的同时,嘴里说着“那么那么多”。我常常被你逗得哈哈大笑,你也跟着我“咯吱咯吱”地笑起来。孩子是爱的结晶,更是两个人的相互成全。因为孩子,我们才有幸和他一起重温童年;因为孩子,我们也更加了解自己,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。

此刻,看着挥洒画笔的孩子,我的心里似花开了满园,欢欣遮掩不住,雀跃无法言语。风悄悄将绘本上的花瓣涂抹上相对应的颜色,且将花香的余韵留存在半空中。

此刻,你脸上洋溢着幸福,酒窝盛满清甜的蜜汁。仙气满满的微笑令我沉醉,我甘愿付出自己的所有,换暖意荡漾心间,伴你行走在明天更好的人生路上。

万物

秋风落蝶。

秋老虎肆虐有甚酷暑,早晚却是凉凉的了。薄暮时分,山风吹来。脸上是铁板烧,山溪风有点冰淇淋的感觉,冷风吹热脸,散步于铁炉冲两山间,得着清欢,心头便生淡淡欢喜。

细碎如小令词的小步,行行复行行,行至荷田,荷田不大,如客厅般大小。居山麓,山头翠竹青青,还丛生着许多灌木。灌木随季节入了秋,暂不染秋意,其心仍留在夏里,蓬蓬勃勃,架着藤棚;荷田上头,一股山泉,倾泻而下,直至流入田间,荷田因此清澈,水,便是活的。见我来,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……青蛙从草丛里跃入荷田。看不到水有喉咙,水有嗓子,却听得到水连连叫出声来。水是活的,水能说话。说话声音蛮好听,清脆,流畅,年轻,二八少女般。

在田埂草边,我忽然看到了几只蝴蝶,不飞,展开着翅膀伏于绿草。初眼迷糊,以为是野草开着的花朵。蝴蝶翅上点点斑,以为是花蕊。定睛一看,是蝴蝶。人来蝶不飞,奇。原来是蝴蝶亡,自葬于草。不是一只,是好多只,排成一条稍微有些弯的线。蝴蝶相约而死?我看到一只大的,黑色,黑中带白;一只小的,白色,白中带黑。两只挨挤着,翅膀相连,不是连理枝,是连理翅。我联想,莫非是梁山伯与祝英台?

极少见过蝴蝶的死亡。我见到的蝴蝶,都是翩翩影,有时成单,多半成双,在花丛与草间飞。夏荷盛开,荷花大朵大朵的,有纯白如雪的,有红黄相间的。荷花色晕,仿佛花里含了淡淡的云,或碎碎的雾,或轻轻的气。展开了荷花,没这个影像,荷花若瓣瓣展开,里头黄蕊如流苏,莲子如婴儿的嫩掌,便没有云雾成花气之朦胧了。香是在的,香惹蜂来,香引蝶来。薄晨或薄暮时分,都能看到蜂与蝶,在荷花花瓣里,或栖或飞,翩翩然,灵灵然,精灵般。

蝴蝶飞,那是少女般的莲花碎步;蝴蝶栖,那是少女般的和衣假寐。蝶时时舞于荷花,舞于菜花,舞于野花,她们是在传播花粉么?我知道的是,蜜蜂是干这个工作的。蜜蜂不仅授粉,而且是采得百花要酿蜜,自己食,也为人间蜜。蝴蝶不酿蜜,蝴蝶飞在花丛,飞飞飞,无功利。蝴蝶是唯美存在。

蜜蜂花中飞,想到的是劳动;蝴蝶飞于花,想到的是爱情。“当春有一草,绿花复垂枝。云是忘忧物,生在北堂陲。飞飞双蛱蝶,低低两差池。差池低复起,此芳性不移。飞蝶双复只,此心人莫知。”蝴蝶心事,人莫知;蝴蝶情事,人多知。蝴蝶双双飞,多是享受花中景,少是酿

美食

火煨青椒土味香

□ 吴嘉

椒香气直冒,青中带黄,焦而不糊,成虎皮斑纹状。母亲像练了铁爪神功,抓起冒着热气的青椒,两手快速交替颠拍青椒上的柴火灰,辅以嘴吹,直到肉眼看不到灰尘,再放到碗里。加入少许洗净的生姜、蒜头、稍多的盐,用刀背用力捣碎青椒。“砰砰砰”的声音,像美妙的音乐响在我们耳里、心里,流进各自的胃里,变成一道口感咸爽、开胃下饭的美味。

贫困的年代,油是奢侈品,盐很便宜,也是庄稼人必不可少的调味品。一餐饭可以没有油,但绝不能少了盐。在挥汗如雨的双抢时节,火煨青椒抚慰了我们饥饿的胃和少油的肚皮。它开胃下饭,足以让所有参加体力劳动的家人填饱肚子,让小孩子长个子,让家长恢复体力。因为填饱了肚子,又可以抵抗寒气与疾病。很多时候,无论谁胃口不好,只要挟一筷子火煨青椒,两碗饭便在瞬间下了肚。那道本是开胃咸点的火煨青椒,一不小心成了所有人的下饭主菜。

我们长大后,家里的经济条件改善了,不再吃火煨青椒。可随着时光流逝,生活在城里,日子富足的“50后”“60后”“70后”们,一到夏日,仍会怀念儿时的火煨青椒。没有柴火灰,就用炒锅爆炒虎皮青椒。虽然味道跟火煨青椒差不了多少,但儿时母亲用刀背捣碎粗瓷碗里的火煨青椒的时光不再有了,土味香也没有了。每每回想起当初口流涎水的情景,思乡的愁绪便萦绕在心间,挥之不去。

烈日当空,骄阳如火。

上星期,领导下乡检查,特意交代厨房:“中午弄个火煨青椒就好,好怀念地道的农村味道。”他那一脸神往的样子,不禁让我想到儿时吃火煨青椒的时光。

那时农村刚实行包产到户,大家干劲大。双抢时节,家里的大人、娃儿都得出门干活。火辣的太阳、滚烫的水田,让人热汗直流。让所有人欣喜不已的是,当沉甸甸的稻谷抱在怀里,所有的劳累都值得了。双抢时节成了全村人的狂欢节。

双抢拼的是速度与体力。那时,家里的劳动力有父母和奶奶,而九岁多一点的我是候补劳力,每天跟着大人下田割稻子、跑腿、打下手,顶着毒日,挥汗如雨。我从不喊苦怕累,像其他人家的孩子一样坚强、能干。

在高温下连续劳动,流失最多的是盐,人最需要的是水。为了保存体力,避免中暑,母亲给我们的午餐和晚餐总会来一道火煨青椒。火煨青椒做法简单,下饭又补充盐分,可谓一道万能的农家特色小菜。

从菜园中摘来新鲜的青椒,不要太老,要不然做出来的火煨青椒会很柴。将青椒去蒂后埋进柴火灰里,一边炒别的菜,一边让烧旺的柴火灰慢慢煨它,不用去管。煨了三五分钟,扒出来翻个身,再埋进柴火灰里煨。所有菜炒熟了,母亲拿来一只陶瓷大碗,把青椒从灶膛扒拉出来。煨熟的青